

布迪厄思想对女权主义的影响

李兆鹏¹ 刘凤霄²

(1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对其他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包括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流派, 旨在为广大女性争夺合法权利(力)和地位, 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旨在从布迪厄概念中的“场域”、“文化资本”、“话语权”和“符号暴力”四个方面来看, 下其思想对女权主义在争取女性合法权利(力)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键词: 场域; 资本; 符号暴力; 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0)09-0274-02

1 引言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既定的秩序, 这种秩序是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或者舆论等方面的控制获得自身的合法地位, 而且在社会中也普遍默认了这种秩序的合法性, 是不容质疑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率先对这种合法地位进行了挑战, 认为这种合法的秩序是其实是社会中的上层界定的, 维护其统治的有效形式, 布迪厄称这种现象为“符号暴力”, 社会中的广大下层其实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更可悲的是广大下层都默认了这种“暴力”的合法性。

布迪厄把社会中既有的秩序看作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温柔的暴力”, 在这种暴力下, 被统治者被剥夺了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权利。而女权主义者们则把女性这个被压迫群体凸现出来, 主要为争取女性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的权利(力)。在女权主义看来, 女性是一直作为社会中的下层存在的, 同时也一直受到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的压力。在她们看来, 女性在社会中是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忽略、被边缘化的“他者”位置, 一直是“沉默的群体”。因此, 女权主义者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性之后, 便积极的开展各种女权主义运动来争取女性的合法权利(力), 同时要重新建构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的思想, 争夺社会中的“话语权”, 让女性不再沉默。因此, 女权主义为女性争取合法权利(力)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下层反抗符号暴力在女性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本文就主要看看布迪厄的思想在女权主义们的这种实践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场域与女权主义

当今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非常活跃的、联系紧密的紧张的关系网络, 其中各个不同的部分、成员都是整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各个具有自主性的小世界也处在力量的对比较量和制衡之中。为了形象的真实反映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 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的概念, 把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部分看作是自身逻辑、由形形色色的行动者组成的场域, 整个社会就处于这些场域的权力较量之中。

布迪厄是这样定义场域的: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 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 华康德: 2004年) 这个定义将场域看作一个关系网络, 是一个社会网络系统。场域基本是一个靠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力量维持的, 同时也是靠这种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而相互区别的。

例如, 政治场域是靠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网络来维持的。经济领域是靠某一个特定社会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靠他们之间的金钱、货币和各种商品往来关系来维持的。(高宣扬, 2004. 12)。

现有的社会是一种父权制的主导下的社会, 社会中各个不同的场域可以统一概括为“男性的场域”, 这些场域存在的基础已经根深蒂固, 女性要在这样的场域中立足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 并非偶然的是, 进入男性等级制度中的女人几乎很少跟其他女人打成一片, 也不会为其他女人的利益着想。如果他们真这样做, 她们在该组织中也不会爬得这么高了, 这种机制起作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她本来是作为一位刺激药进口到保守党的等级制度中来的, 结果却奇怪地大获成功, 因此也使男人的忍耐延伸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最后却被人以一种老年歧视、性别歧视的态度很随便的扔掉了。(杰梅因·格里尔, 2002. 1)。

因此, 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要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 最根本的是建构一个自己的场域, 也就是属于女性的空间。只有建立一个女性的场域才能与现有的、潜移默化的男性的场域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场域相抗争, 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获得一种能表达自己心声的话语权。

3 话语权与女权

话语权即话语就是权力的理论。在布迪厄看来, 语言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 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 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利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两个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杨善华, 1999) 只不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温和的暴力”, 也就是语言象征性权力具有“柔性”和“掩饰性”, 当象征性暴力施展其影响时, 它呈现出“以理服人”和“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和过程。(高宣扬, 2004)。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 只要处于社会的下层就没有话语权, 唯一能做就是按别人的旨意行事。很多女权主义者们发现社会学中那些想当然的概念、语言和写作风格都是由男性创建的, 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由男性定义的。女权主义者们要做的就是争夺这种话语权, 让女性不再成为社

作者简介: 李兆鹏, 男, 硕士,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研究方向: 社会政策; 刘凤霄, 女, 硕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研究方向: 经济社会学。

会中沉默的、被人遗忘的群体。女性主义者呼吁女性要努力从自身做起,能够自己表达自己的各种想法,消除社会中既有的、在话语上存在的暴力现象,敢于对不公平的要求说“不”,真正获得自身的独立,而获得这种独立性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拥有能让自己的话语听着有分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争夺话语权的主动性。

4 社会资本与女权

布迪厄把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本文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布氏的资本概念对于女权有什么影响。所谓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容量,取决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联络网的幅度,也决定于他所联系的那个社会网络重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性资本)的总容量。(高宣扬,2004)。

而现实中女性群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丈夫和孩子就是一位女性的全部。女性的交往圈只是男性社会关系网中很小的一部分,女性的社会资本跟男性比都只是他的子集,只是其一部分而已。在全世界的男女对比时,女性的财产权是微不足道的;在国家首脑、内阁成员等高级职位中,女性的比例均低于10%;在文盲中,女性占到近70%;在难民中,女性占到80%。在中国拥有决策地位的中国女性的一般状况是:地位越高、越有实权的领导岗位,女性领导人越少;女性领导人担任副职的多,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名誉型的虚职的多,有实权的少。(李银河,1997:12)女性是被忽视的群体,女性在当今现实中的地位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自身的社会资本根本无法与男性群体相抗衡,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女权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站了出来,她们意识到抗争的前提是获得资本。也就是说,女性不仅要打破以往那个封闭的、狭小的交往圈,而且要重构现有的社会秩序,让女性在小的时候就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以后的过程中获得平等职业的机会、平等的参政的机会。尽管广大女权主义者展开积极的努力,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女性自身能够觉醒的基础上,内部因素还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但现实是女性这个群体已经接受了父权制社会的种种现实,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下文中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

5 符号暴力与女权

布迪厄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符号暴力解释了女性作为社会的下层,无权无势并且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为什么她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布迪厄将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上升为符号暴力,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语言关系总是权力的关系。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通过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有助于权力关系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整个社会能够井然有序的顺利的向前推进,这与统治阶层所施行的符号暴力是分不开的,这种暴力让人感觉不到有强迫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它。

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暴力,上层阶级利用它

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统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依靠身体的暴力统治,而是利用类似于催眠术式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了共识,更准确的说法是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者的理念,并且把这种理念内化,认为这种理念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已经内化了的这部分被统治者还会继续用这种理念去约束其他被统治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共谋”。

因此,在男权制为主体,符号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的社会中,女性的内心和形象都无可逃避的由男性话语所控制,女性要走出自身经验由男性言说、自身特征由男性界定的困境,就必须停止对男性文本的被动接受,从女性自身的真实经验出发,女性经验对改变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歪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女性话语通过媒体中介进入公共知识领域中,女性跟男性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张广利,2003:7)这才是关键所在,要真正的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而存在,不要再忽视女性自身经验的重要性,要让女性自身意识到这种符号暴力的存在,而不是一贯的接受这种温和的暴力统治,当然,要让整个女性群体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女权主义者也在积极的努力着。

6 结语

女权主义作为为女性争夺各种权力的流派,也就是为处于社会下层的阶级发言,也就是要打破现有的秩序,首先为女性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域,让女性可以有一个阵地与处于其他场域的个人和群体竞争。竞争的目的当然是要获得一种在社会中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意味着在社会中谁拥有谁就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反之就只能当“沉默的群体”。整个女性群体沉默了这么多年,在女权主义者的启迪、引导下终于开始了话语权的争夺。在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发现自身的资源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资本成为她们的软肋,即社会是由男性定义的父权制社会,社会资本基本上是男性所垄断的。因此,女性在竞争处于劣势,女权主义者就呼吁广大女性打破常规的惯性思维,积极争夺社会资本,以便争取更有力的地位。

但是,唤醒处于“符号暴力”统治下的女性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因为女性在这种暴力中也成了“同谋”,也可以说现今的统治秩序是由男性、女性共同维护的。只不过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暴力的存在,并且还认为是“事实就是这样”。女权主义者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改变女性心中这种被男性社会中的暴力所歪曲的理念,唤醒他们争取自身理念的意识,不再属于谁的依附品,真正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存在,打破这种符号暴力。女性主义者们在实践过程中是这样做的,也正在努力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2]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
- [3] 杰梅因·格里尔,欧阳显译.完整的女人[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